

粵海舊聞錄

(二十五)

祝秀俠

廣州茶樓源自揚州

吾粵飲茶之風，甲於各地。粵式茶館茶樓，遍於各市鎮，尤以穗市為最，惟前人筆記所述清代茶館之盛，實以揚州為第一；乾嘉之際，揚州茶點最為豐富，而茶館設備之優雅，食品之精良，他地莫可媲美，蓋其時揚州賣酒商人，多財揮霍，口腹之欲，備極奢求。迨至清末，此風南移，廣州以十三行興盛，經濟繁榮，市廛旺拓，於是飲食業由陸上而擴展至河面，珠江畫舫（紫洞艇）視揚州舊制為尤盛。反之揚州則日形衰落，故清末民初，有食在廣縣之稱。

是則廣州茶樓其源所自，沿襲自揚州。今日粵式茶酒樓，尚有「揚州炒飯」「揚州窩麵」之名，以本地食譜而獨冠揚州地名，可為明證！

五華武狀元李威光

清代一朝開科百十二次，狀元計百十二人，吾粵狀元不過三人。此屬指文狀元而言。至於武狀元在昔日重文輕武情況下，武功出身較文人更為不易，尤以南人體格遜於北方，能獲此一最高

科名，益所難致，有之，僅五華李威光一人而已。

五華縣舊稱長樂縣。威光為長樂黃埔鄉人。

縣志載其身長七尺，臂力過人。他雖練武，仍好讀書，擅書法。初考文秀才，後始從師習武，以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恩科考中武舉，越十二年壬辰會試第一，殿試欽點狀元及第。清廷以其體格魁梧，援以頭等侍衛，在鑾儀衛行走。清制侍衛為天子禁兵，選滿蒙王公大臣子弟及武進士担任。

威光任職鑾儀衛數年，頗有表現，乃於乾隆四十二年授廣西提標，左營游擊。後又以威光生長海濱，知風雲沙線島嶼情形，改調浙江黃巖鎮標，水師中軍游擊，旋升福建烽火門副將。清時在長江，外海並設水師，以建立水上防務，威光在任經營水師軍務，頗多獻替。乾隆五十一年台灣林爽文聚眾反清，攻據彰化縣連下數郡，聲勢頗大，清室命福康安平亂，檄調威光領兵前征，事平有功，擢升福建閩安水師副將，署南澳總兵。經略海疆，為東南屏障，對閩粵兩省沿海地區之安謐，貢獻頗大。

威光有母，賢慧擅口才，威光之獲中狀元，賴母教訓勵，相傳晉京赴考時，曾在大門口跨過

門檻時踏死一小鷄，又在村口過一木橋時，踩折木橋枯板，撕破衣服，威光以為不祥，甚為納悶，折返家中，擬不前往，其母鼓其勇氣破除迷信曰：「腳踏金鷄殿上行。」「踩斷木橋換石橋，撕破青衣換錦袍。」此正吉兆，何用憂疑。威光喜奮，結果名登首榜，果如母言。

李菘圃文采風流

梅縣李維源菘圃，以粵人服官安徽，先後垂三十年；歷縣令道尹，而攝省政，廉能有政聲。其曾祖筱峯，游宦江淮，因家焉。菘圃退食之餘，於詩文辭亦為之甚勤。歷游大江南北，蜀桂山水，收入詩囊，文采風流卓然可觀。光緒乙亥，其曾祖由滬扶母榭循海道南歸，舟次南澳，觸礁沉覆，不忍忍棄，抱柩以殉。時菘圃父纔六齡，賴曾祖母教養以至成人。幼年孤苦，勤敏向學，為父執輩陳六舟、馮夢華所賞識，二公皆名翰林先後撫皖，故菘圃追隨服宦於皖。菘圃晚年，值抗戰方酣，避地桂林，始有暇稍理詩稿，擬付剞劂，託桂林李榮可、張稚榮為之董理校讐，卒以戰零腦境未果。後菘圃在滬辭世，其詩集由其孫

世翼在港印行，而任校印之役者仍為張君雅棗，蓋世翼以攜存乃祖鈔稿或有筆誤之處，經人介紹張君求其校正，不圖張君曩日在桂固曾親受菘圃託付校印也。其緣巧如此。

菘圃詩稿題名曰「瀛廬詩存」，凡四卷。分車塵、輪軒、湓濱、白下、廬山、南游、蜀游各集。

瀛廬為詩，平易醇樸，構語造意，上接劍南，下櫟初白，不失敦厚之旨。集中與梁君默、羅尤青頗多唱和，其「與寒操論詩」七絕四首云：「筆似并州快剪刀。未妨飲酒讀離騷。詩人自古如名將。第一驚人胆氣豪。」「萬事無如樸拙宜。廬山真面盡人知。雕鏤縱使誇奇巧。不是人間絕妙詞。」「吟詠原為高性情。網羅天地任縱橫。苦心要覓探驪句。從不隨人脚後行。」「研探詩律掩柴扉。展卷燈前妙入微。李杜沉雄郊島瘦。動人心處是天機。」

贈尤青七律一首云：

「吳越東南最上游，將軍持節鎮雄州。

敦詩却毅才無匹，愛國長沙淚尚流。

千里招邀來野鶴，萬松環繞繞蒼虬。

攜筇攬勝豪猶昔，祇恐山靈笑白頭。」

梁杭雪坎珂狂放

遜清末季，吾粵能書畫文章之士，坎珂抑鬱，不顯於世者頗不乏人。番禺梁于渭杭雪即其偉也。梁篤學有文，才華溢露詩文典麗，擅丹青，筆意宕越所作石緣山水人物花卉，力追元人。讀書菊坡精舍，深為東塾先生所賞。在粵屢試不售

，以國子監應光緒八年順天鄉試，取貢生。十一年中舉，十五年成進士。授禮部主事。未入詞館，自負雅才，鬱鬱不得志，遂成心疾。告歸寓南海縣學宮節孝祠鬻畫自給，又以家庭勃谿，與妻反目，晚歲落落寡合，益形頹放。清社既屋，終日痛哭，民國初年卒。番禺石星巢觀察題其山水卷云：「持較青籐更奇逸。狂名贏得滿人間。」與梁節庵、沈子培、繆荃孫交善。惟不欲累人，常三旬九食。人傳其有米無薪而棄之，有新無米則當風摧燒以為樂。所著詩文、考證、金石等著述均散逸。某年，香港佛教會籌建醫院，有怡安泰店東陳佐乾君捐出其家藏梁氏名畫數十幀，作為酬贈品，義實達港幣六七萬元。蓋陳君之父石崖生前與杭雪為至交，因常藉畫酬以濟杭雪急，久之遂盈囊篋，每有慈善義舉，常捐作義賣，亦有心人也。

三十六溪花萼集

蕤穗城小北都府街有一大廈，門榜曰「三十六溪館」。蓋居停主人伯敷叔文昆仲之寓也。俞氏原紹興望族，游宦粵東，遂占籍番禺。所居又在城之東北隅，故有「小北仔館」之稱。俞氏昆仲，在清末時，伯敷供職廣東提學使司署之學務公所。叔文供職警務處，當時學務公所諸子邱仙根、陳伯瀾、覃孝方、許少白等皆一時文彥，每公餘輒邀為文酒會。伯敷工詩詞，詩近義山，詞接清代浙派，可與粵東葉南雪、汪芙生、沈伯眉三家比美。迨其暮年北上，與羅癭公、葉譽虎、黃晦聞等常相唱和，迴翔於郎署者數歲，卒抑鬱

以終，叔文自民國後赴香港任教席垂五十年，詩作留存不多。二君事功雖無所顯但伯敷水周堂詩詞膾炙人口。民六十二年其後人搜集遺稿，託在港余祖明氏校讎付印。合水周堂詩詞叔文自怡悅齋詩署名曰三十六溪花萼集，葉恭倬、劉景堂二老為之序。

馬超俊薦賢陳濟棠

馬超俊字星樵，粵人尊稱星老，星老言：民國十七冬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濟深調任國民政府參謀總長，遺缺由陳銘樞繼任。惟李當時為第八路軍總指揮，負西南軍政重責，省主席職雖已調派，軍職仍未有人接替。翌年三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於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馬星老，離粵赴會，抵京時謁訪國務院主席及胡漢民、孫哲生、古應芬諸同志，寄寓於花旗樓大華飯店，忽一日奉蔣主席約進午餐於羊皮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依時前往，蔣主席延至客廳，古應芬亦在座，坐定後，蔣主席即以李濟深勾結桂系，欲盤踞兩廣兩湖，以武漢為中心意圖叛亂，已將其送至湯山看管諸事相告，並謂已調派重兵沿江西上，防禦叛軍以確保長江下游，鞏固京畿安謐云云，星老聞言，未置一詞。意揣主席何以將此事相告？是否以為與李氏私交素篤寓有曉諭之意，抑察我反應以資參證？顧當時祇聆聽唯唯。蔣主席隨轉詢古應芬曰：「廣東近況如何？將以誰繼李任潮所遺八路軍總指揮職為宜？」古答：「星樵同志方從故鄉來，當知故鄉事，比我了解更多。」遂示意星老作答。於是星老坦誠

報告粵中軍政概況，並就當時握有軍權諸人作如下品評。一、陳銘樞原任軍長，現任省主席，如接李氏以主席兼總指揮例。自無庸另行物色他人。

然陳氏言不顧行，意志不堅，認識不徹底，若使軍政大權集於一身，一旦羽毛豐滿，勢將尾大不掉，倘有搗貳，難以制衡。二、蔣光鼐現任軍長，著有戰功，但體不副氣，精神萎靡，魄力不足以御衆，難勝方面重任。三、徐景唐年少氣盛，經驗欠佳，且秉性粗獷，對本黨主義殊鈔研究，每有剛愎自用，獨斷專橫行爲，似未足以負此重任。四、陳濟棠爲人土氣，望之似愚不可及，惟賦性純厚，向善有心，對本黨主義素具信仰，對總理由衷服從，才識雖遜陳銘樞等人，然操守紮實可靠，外騫心少，安份聽命，愚意此人出任斯職，庶幾免於隕越，粗淺之見，尚祈明察。蔣主席聞報，立謂所評甚當。即席決定發表陳濟棠爲總指揮。並囑古先生與星老在迅速轉知陳濟棠南返，主持廣東方面軍事。餐後辭出，古馬同車返飯店，隨即叩命約晤陳伯南及林翼中，共商返粵之一切佈置，以後南天王之江山，即舉端於此矣。

此事見星老六十八歲時所自撰「我的革命奮鬥紀實」一稿，所言如是，則陳伯南之得以主粵，星老薦賢之功，其亦不可沒歟。

陳羣遺書致馬星老

抗戰勝利時，汪記偽組織羣奸星散，或逃或被捕，有老黨員陳羣者舉槍自戕於滬寓所，逾時盛傳死時有遺書一函致馬公星樵莫知內容爲何。星老來台後，曾一度繼吳鏡老任華僑協會總管理

事長，筆者以該會祕書長一職常隨左右一日偶談陳羣遺書事，問及星老果有其事否。星老云事誠有之。該函大意係言死後捐獻所藏書於南京市圖書館者，蓋其時星老三任復員後之南京市長革命初期，陳羣來粵追隨孫總理任大元帥府祕書與星老固稔交也。陳遺書略云：「弟八年來在南京設立澤民書庫，爲紀念先人者，搜集舊籍凡七十餘萬冊，又日文書籍數萬冊。內有中國圖書之珍本鈔本、孤本、善本不計其數。其中有弟於卅年來蒐購者，中國文化前途所關謹獻於市有書庫，改名與否聽便。八年淪陷區諸君，誰肯爲此事者？倘有正始中小學各一所，亦乞維持之。云云

按陳羣閩人。爲國民黨老同志追隨總理革命有年，國學湛深詩文亦佳。總理於廣州蒙難時，在艦上隨侍兩月餘，表現尚佳，惜其晚節不保，竟隨汪精衛叛國，甘作漢奸，自絕國人，死不足惜，惟彼在陷區獨能蒐集圖書，保存國粹，固不失爲一讀書人也，觀其遺書，又堪嗟憫，星老依其書中遺意，飭屬妥爲保存之。

何耀光重印騷屑詞

屈翁山之詞集名「騷屑」，原祇刊於詩外之末，世無單行本。康熙年間屈氏自刻本及徐氏刊本，在乾隆時已列爲禁書燬版，以是海外流傳尙少。旅港富商至樂樓主人何耀光向極關心鄉邦文獻，曾蒐印吾粵先賢詩文集十餘種，近又求得宣統間上海國學扶輪會本「騷屑詞」重付剞劂。此本國內外公私藏皮者均難獲致，計存詞三百七十三闕。列爲至樂樓叢書第十七種景印本。承余祖

明兄自港寄示一冊，予於詞雖未嘗學問，然久仰鄉先賢屈公於煌煌著述外，其倚聲亦名冠清初。譚瑩倫嶺南人詞絕句云：「國初抗手小長蘆，除是番禺屈華夫。讀竟道援堂一集，彭鄒說擅倚聲無。」又朱彊村「望江南」云：「湘真老，斷代殿朱明。不信明珠生海嶠。江南哀怨難離平，愁絕庚蘭成。」是以屈詞爲有明一代詞家殿軍矣。

騷屑詞集中以「秣陵弔古」一闕，至爲人所傳誦。調寄念奴嬌云：「蕭條如此，更何須苦憶。江南佳麗。花柳曾迷六代。只爲春光能醉。玉笛風朝。金箱霜夕。吹得天憔悴。秦淮波淺。忍舍如許清淚。任爾燕子無情。飛歸故國。又怎忘與替。虎踞龍蟠那得久。莫又蒼蒼王氣。靈谷梅花。蔣山松樹。未識何年歲。石人猶在。問君多少能記。」潘蘭史論其詞絕句云：「

「秣陵弔古蒼涼甚，可有金笳故國思。騷屑詞校勘斷句至樂樓主情某君爲之，頗有謬誤之處。不知何以疏忽如此。

紅羊浩劫·廣州暴動

民國十六年國民黨全面清黨後，寧漢滬三方面黨人復歸團結，完成統一黨政大業，共產黨陰謀無從施展，於是改變策略，實行暴動，組織蘇維埃政府。先是七月在南昌暴動繼而賀龍葉挺竄至粵東海陸豐一帶，與當地匪徒澎湃合流，於十月發布進攻海陸豐各城鎮命令，奪據海陸豐兩縣

城及各鄉鎮，成立所謂臨時革命政府，公佈七殺令。十一月後成立蘇維埃政府，組織工農革命軍，赤衛隊，屠殺地主及被稱為反革命份子兩三萬人。

然為禍最烈者，厥為十二月十一日之「廣州暴動」。當時以粵軍應援江西，後防空虛，而粵省軍政大員汪精衛、李濟琛、張發奎諸人各以意見離粵分赴滬港，共黨鄧演達、譚平山、葉挺等遂紛紛潛來廣州佈置，一面密佈罷工工人二千餘人於四郊，一面勾結張發奎部教導團叛變，先向粵省府要求釋放清黨時被捕之數百名赤色工人，遭省府拒絕後，即發動暴動。十一日晨，由赤色工運匪首蘇兆徵及海員工頭何來率領預伏四郊之工人赤衛隊與市內受煽動之青年學生約五千餘人，持武器臂佩紅巾，分成五路，在市內暴動。暴徒首先圍攻市公安局，拋擲炸彈，局長朱暉日率警抵抗，寡不敵衆，旋遭攻佔。教導團叛變份子由共黨葉劍英、葉挺領導進攻全市各處軍警機關，悉被入據。中央銀行首遭放火焚毀，再追至木排頭、泰康路、仰忠街、海味街一帶，四處起火，至十二日中午始熄。南關繁盛之區，頓成瓦礫焦土。被害軍民約萬五千餘人，所有公用事業機構，及鐵路車站，均被控制，又截斷鐵軌與航道交通，以防國軍來援。俄人紐曼及斯拉等，踞於沙面蘇俄領事館內策動指揮，鄧演達則居中規劃，於是成立廣州市蘇維埃政府以蘇兆徵為主席蘇未到任前，由張太雷代理。葉挺為紅軍總司令。十三日下午，駐於河南之李福林軍會同薛岳部隊渡河發動反攻，省河兵艦亦策應發砲轟擊，

城內之機器工會工友，亦隨地奮起參加作戰，戰況至為激烈。至下午四時，張太雷已遭擊斃，葉挺則僅以身死，易服逃離廣州赴港。殘餘共黨紛紛向花縣清遠各地逃竄，廣州秩序始告恢復，但此役公私損失，則無可估計，真所謂「紅羊浩劫」矣。

庚子惠州之役史料

庚子惠州革命之役，為辛亥前九次革命起義最重要之一役，雖是役起義未能成功，然廣東方面，自惠州之役後，革命黨之志節與能力，遂漸為國人所重。國人之迷夢漸醒，實為國民革命運動之轉捩點。現存故宮博物館之惠州一役革命史料，中有當地廣州巡撫兼署兩廣總督德壽奏報惠州革命黨起事一摺，亦盛讚革命黨人「能謀善謀，非尋常土匪可比」之語。德壽摺呈，敘當日情形甚詳，係於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由驛馳遞清廷者，原摺全文約二千餘字，實較馮自由「革命逸史」及「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所載更為翔實。此一第一手史料至足珍視。

乙未廣州之役革命運動失敗後，國父孫先生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日報，以鼓吹革命。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會黨，命鄒士良在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以謀起義。庚子五月廿一日國父召集中日革命志士舉行起義前軍事會議，議定由鄒士良充任惠州起義軍事總指揮，而以日人遠藤隆夫為參謀，平山周助理民政事務，國父則自行折返日本轉赴台灣，以謀軍火接濟，日本總督兒玉源太郎原允諸起義後全力相助，原定計

劃先佔領廣東海岸地帶，推進內地，以圍大舉。惠州一役原以會黨志士組織為基本部隊，在德壽呈摺中云：「查惠州府屬民情强悍，聚眾拜會，械鬥搶擄習以為常。近海之歸善，海豐尤多洋盜鹽梟，以故嘯聚甚易。動輒滋事，即歸善一屬，十餘年來，稔山會匪黃亞春，煙墩會匪黃狂成拒敵官軍，搶劫墟市，經派營勦散，迄未淨絕株根。」當地此等盜匪，與革命組織已有聯絡，鄒士良領率之，起義地即在歸善。

按清代官方檔案記載，惠州起義前革命志士購備洋鎗、鉛藥、馬匹、乾糧、旗幟、號衣、招集各路會黨，付給銀兩，分投布置，約期大舉之，總機關設在香港「同義與松柏公司」。發動日期定庚子年間八月十五晚，或云十三日。鄒士良集黨衆於三洲田山寨，革命志士約為六百人，洋槍三百桿，子彈九百發。其時鄒士良尚在香港，由黃福同志率領八十人猛攻新安沙灣墟，德壽聞之大驚，急檄營勇馳援，託名總兵陳維熊率兩營防堵，與革命連次接仗，互有勝負，惟此時革命軍聲勢日壯，博羅會黨同志亦起義響應。尋且廣西會黨亦謀聯絡雲貴土人祭旗起義。清軍急謀結集抵禦。連日在惠州府城馬鞍墟激戰，清兵各勇多新募，未經戰陣，相率逃潰，是役革命軍陳福蔡生為清兵副將莫善積所殺，志士殉難十餘人。清兵傷亡尤衆副將參將千總多人死亡。八月二十四革命軍由永湖出發，擬進攻河源縣城，出東江，為清兵所遏，乃折而東，轉攻三多祝，輪番激戰，清兵朱義勝副將，莫善積力戰，雙方傷亡甚衆，革命軍終因後援不繼，彈盡援絕失敗。此役事

雖不成，然國際傾動，西報萬國公報詳載其事，可謂革命聲威已奪清虜之魄矣。

曾養甫因公致疾

曾養甫氏為交通建設奇才，其最大勞績，為在抗戰期間趕修滇緬公路及負責西南、西北以至東南各省廣築機場四十餘處。「使抗戰後期，中美空軍由此比翼出擊，自大陸前線，東南沿海而至日本本土，實為我轉敗為勝之一大關鍵。惟曾氏正值春秋鼎盛之年，勿擷癱瘓麻木惡疾，遂致

病廢不能任事，迨遭病榻者歷二十餘年，屢醫罔效，終於不起逝世，殊比痛惜。

曾氏生前有自述生平一稿，對其出身及交通建設任職工作，敘述頗詳，原稿從未發表，數歲前由其夫人攜來台北，獲閱親友，云其自敘惡疾所致之由，有如下一段紀述：

「民二十四年間，兼任行營公路處長，委員長決意開發西南，命趕築湘黔、川黔、黔滇公路，黔境峻嶺巖巖，督工黔湘黔桂工程之時，一日

忽患丹毒，右足紅腫，體發高熱，而地無良藥，西醫朱君以瀉鹽化熱水敷患處，經三日夜始退，然未絕根。至二十六年粵復發，雖旋平復，而二十九年忽兩肩痠痛，其後遂延及脊骨四肢，至今未能痊復，為國犧牲，原無足憾，惟以行動不如壯年，而影響應盡之職責，則深引為懼也。」

是則曾氏之疾，亦因公所致，卒以痼疾去世，國家失一交通建設奇才，又豈僅我百粵人士追懷悼念已也。

中外文庫 文史論叢

全一冊

謝康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陸拾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析論中外文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事功及掌故軼事，深入淺出，字字珠璣，要目有：「評譚嗣同仁學」「新人文觀念與生活的覺解」「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略談英、法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再論文學史的方法」「論諸葛亮」「屈原底追念」「秦始皇論」「談謝靈運」「論關羽」「韓愈論」「柳宗元論」「岳飛」「會國藩論」「談彭玉麟」「李香君」「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全書五百餘頁，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台幣陸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

增訂再版

鈕先銘著

定價陸拾元

請速購閱

名作家鈕先銘將軍多姿多采的一生中，有一段最離奇的際遇，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當了和尚，然後又名正言順的還了俗。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刻已由鈕將軍撰成「還俗記」。本書記述抗戰初期南京淪陷血淚史實，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是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